

◆ 杨书案历史小说长廊 ◆

风流李后主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◎ 风流李后主

在我国历史上，南唐后主李煜是绝无仅有的以词人兼有帝王身分的独特人物。他袭位时，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建立宋朝，「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鼾睡」；在国势奄奄不振，社稷岌岌可危之际，他委屈求全，厌弃政事，纵情声色，沉湎文墨。特别是当国破被虏北上汴梁之后，寄人篱下，整日以泪洗面，饱尝亡国之恨。本书艺术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，给人留下深深的思索。

杨书案

[作者简介]

杨书案，男，湖南省宜章县人。1935年中秋出生。195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，1958年秋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做过中学教师，文学月刊编辑、主编。1984年开始做专业作家至今。

1957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开始发表处女作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《风流炎黄大帝》、《风流秦始皇》、《风流隋炀帝》、《风流武则天》、《风流李后主》、《九月菊》、《长安恨》、《孔子》等。以及儿童文学作品《智慧老人和记忆口袋》、《侯小密和小猕猴》、《剑仇》、《丁亥青春祭》等。

其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。他的历史小说系列在台湾推出后，引起轰动，成为畅销书之一。这套丛书是首次在内地出版，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策 划：陈建华 蔡忠民
编 辑：金 平 陈建华
封面设计：弥 弥
封面绘画：李万春
责任校对：邓晓于

一个镂刻精细的沉香木架，上面悬吊一块同样镂刻精细的、绿莹莹的玉磬。玉磬长尺许，宽不足半尺，小巧玲珑，放在案头正合适。

玉磬正面镂刻四个篆字：聊代清耳。

系磬的小木槌，也是沉香木的。

李煜拿起小木槌，敲敲玉磬，声音清越，像秋天的鹤唳。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气，不知是声音传出的，还是木槌传出的。

他曾读佛经，中有“醍醐灌顶”之说。醍醐制自牛乳，为奶酪之上品，世间上味。佛家以禅机启人顿悟，就像醍醐灌顶。“岂知灌顶有醍醐，能使清凉头不热”。

“清耳”这两个字用得好。醍醐灌顶，玉磬清耳。

听内侍说，玉磬是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本起寺一位女僧献的。它本是女僧案头常用之物，只要有世俗人来寺，听了世俗语言，她便要起身击玉磬清耳。如有俗务烦扰，便读词章清心。她将家传玉磬进献宫廷，说是钦佩国主清词丽句。问她最喜欢国主的什么词，她说，最喜欢〔清平乐〕：

别来春半，触目愁肠断。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

了一身还满。

雁来音信无凭，路遥归梦难成。离恨恰如春草，
更行更远还生。

似乎，父亲元宗朝有位叫李建勋的宰相，也有一个玉磬，磬声极其清越。堂上来客说话秽俗，便急起击玉磬数声，叫做清耳。这女僧的做法和当年李建勋的做法，何其相似乃尔。

李建勋是个极明达的人，年齿未衰，便急流勇退，称病告老。晚年营亭榭于钟山，寄意泉石，赐号钟山公，妻子自号钟山老媪。

他弃世二十多年了吧？据说，临死遗言：时事如此，我能保全身首归九泉，万幸了。我死之后，用素布装殓，不要筑坟立碑，以免他日遭掘毁之祸。

这些话，当朝的人听了会不舒服，但的确是明达有识的话。二十年过去了，据说，现在已经无人能辨识他的坟墓了，钟山空留下他住过的亭榭。

时事比二十年前更加艰难，李建勋的遗言，更觉得警辟，可是，自己却身不由己，实在可叹。

李建勋身后寂寞，听说，只有一个女儿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景况如何。

忽然联想，这女僧莫非就是李建勋的女儿，这玉磬莫非就是当年李建勋清耳的玉磬？但立即苦笑摇头，不大可能，一个宰相府的千金小姐，怎么会去当尼姑呢？不过，应该派人去察看察看，李建勋的女儿现在怎样了，一代贤相的后裔，应该关照关照。

那女僧什么来历？有这样情操，看来不是等闲之辈，但为什么遁身空门，有什么坎坷身世？〔清平乐〕为怀念弟弟从

善入宋不归而作，她偏偏对这首词倍感兴趣，也许家事也有什么不幸。应该派宫使去润州本起寺，给女僧一些赏赐，送她一幅御笔亲写的〔清平乐〕词，以奖赏她进献清耳玉磬。这样一来，也许能解开一个谜，这女僧究竟是不是李建勋的女儿，或者和李家有没有什么瓜葛。

李煜摆开笔墨纸砚，给女僧写那首她最喜欢的〔清平乐〕。

他留意笔札，所用文房四宝，都是极考究的。

他现在用的笔，叫“点青螺”。当年，昭惠后善音律，也能写小词；这笔，是专门为她定做的，由宣城著名笔匠诸葛氏制造。昭惠后下世，他自己用这支笔，一来有一种亲切温馨之感；二来这笔也实在好写，用了多年，还像新的，没有脱断一毛，笔毫展开，刷刷一崭齐，锋毫柔韧，犀利不秃。

他的砚池很多，眼前这个宝石砚山，径长不过咫尺，前耸二十六峰，都大如手指，不假雕琢。他把这些天成石峰命名为华盖峰、月岩、方坛、玉笋、翠峦。有上洞下洞，三折相通。有龙池，遇上天阴下雨的日子，自然津润滴水。这砚由著名砚工李少微用天然奇石制成，李煜很喜欢，便将李少微擢拔为宫廷砚官。

砚旁的墨锭，双脊龙形，为墨务官李廷珪造。当时有贵族偶然将廷珪造的墨丢失水池中，以为经水已坏，不再捞取。过了月余，家人临池取水，又将金器坠入，这才叫善泅水的下池捞取。不但捞到金器，还捞到了墨锭。这锭墨剑脊圆饼形，光色不变，表里若新。从此，李廷珪名声大噪，廷珪墨开始为世人宝藏，本人并被荐入南唐宫，担任墨务官。廷珪歙县人，和砚官李少微同乡，他初姓奚，后赐姓李氏，可能

李少微也是赐姓。

李煜蘸墨写词，笔法瘦劲，写到“雁来音信无凭，路遥归梦难成，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，完了，颓然掷笔。

前年冬天，宋灭南汉，屯兵汉阳，摆出进兵南唐的架势，金陵人心惶惶。李煜心里惊恐，即派弟弟从善赴汴朝贡，上表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。从善一去，便被宋太祖留住不放，实际上做了人质。

从善排行第七，与李煜同母。自父亲元宗起，皇室子弟多爱文学，而他却尤喜武略。父亲是很爱从善的，哥哥弘冀死后，有大臣劝父亲立从善为太子；以长幼有别，父亲没有同意立幼，而立年长的李煜为太子，但私心还是爱怜从善。父亲去世那一年，迁都南昌，让李煜留守金陵，而要从善率扈从诸军随驾。父亲在南昌病危，临终，从善曾怂恿随驾大臣在父亲面前讨遗诏，立自己为南唐国主。据说，这种私愿遭到大臣拒绝而未成。后来，从善扶棺回来，见了李煜，不免面有惭色，而李煜却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甚至心里以为，如果大臣请命，父亲临终遗诏，命从善继位南唐国主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也许，南唐国事因此改观，国力从此振兴。

所以，他一如既往，对这位弟弟情好弥笃。自从善被宋太祖强留汴京，时刻思念着他。不久前，又派人使宋，请求赵匡胤放从善归国。使者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事情结果如何。正想着，一内侍进来禀报：

“国主，去汴京的使者回来了，请求陛见。”

“快传他进来。”

使者拜见了李煜，李煜问他，见到宋太祖了吗？见到了，国主要我找的宋太祖写真像，也找到了。当下李煜暗喜，要

看一看，陈桥兵变，夺了北周天下，又陆续灭了十国中的好几个国家，蚕食了南唐江北、淮南大片土地，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这个人，究竟何等模样，是不是有三头六臂？

李煜接过赵匡胤的写真，这是一张全身画像，只见画上人物英武伟岸，黝黑而丰颐。那双眼睛咄咄逼人，深不可测，虽是图像，但也不敢正视。他想，果然是天下枭雄，自己很难斗得过他。心里忧惧，一时神色茫然，不知所措。

“国主，宋太祖还要臣带口信回来……”

“哦、哦，”李煜这才回复自我，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，从善大人在江北过得很好，不想回金陵。”

过得很好，怎么个好法？不想回金陵，是从善自己的意思吗？这事实难说。说好，哪里会有故国家园好？说不好，从善大人目前在汴京的确受到优待，日子过得很优裕。宋太祖在汴阳坊选了一套数十间最宏丽的房子，赐给从善大人居住。据说，去年国主曾派人带五万两银子，私下送给宋国宰相赵普，请他对南唐的事情多多关照。赵普拿了银子之后，觉得不妥，便如实禀报了宋太祖。太祖说，这银子不能受。赵普说，那就如数退还给南唐使者吧。那也不妥，大国应有大国之礼，应当使对方高深莫测。赵普将南唐的五万两银子收下来，交给国库；另方面，太祖命国库拿出五万两白金，赏赐从善。结果，人人称赞太祖度量宽。从善大人，据说，也受了感动。

好好诈的用心！这么说，从善弟一时回不来了。不但从善大人回不了，臣在汴京还听到一些流言……什么流言？臣不敢说。说吧，说好说坏，恕你无罪。

使者环顾左右，似乎有所顾忌。李煜会意，命左右暂且

退下。使者才小声禀报，臣在汴京听宫里泄露出来的消息说，宋太祖还打算派使者来，传国主到汴参加郊祭。国主如果推辞不去，就等国主送使者上船北归的时候加以劫持。只要国主的脚踏上船板，马上开船，载国主北渡。听了这话，李煜更加害怕。

李煜正打算细问详情，宫前守卫进来禀报，从善的妃子来了，要见国主和从汴京回来的使者，打听消息。李煜脸上立即变了颜色。自从从善使宋，被留在汴京，他的妃子经常来哭泣要人。开始，李煜对这个弟媳十分同情，好言安慰，陪着掉眼泪，赏钱赐物送她回宫。来的次数多了，每次哭哭啼啼，纠缠不休，而他又无力将从善马上要回，便害怕见她了。现在，听说她又要来见，赶快命使者从侧门离宫。要守门的告诉从善妃子，国主不在，出宫私访去了。

布置完毕，他赶快更衣，慌忙中随便带了几个随从，也从侧门微服出宫而去。

从善妃子哪里信守门人的话，不顾阻挡，闯进宫去，一路哭哭啼啼，澄心殿找不着李煜，又到别的殿找。但哪里有什么李煜的影子？宫人劝解说，我们不会骗你的，国主确实出宫私访去了。国主也一样思念弟弟，你看，几案上还摆着他手书的思念弟弟的词呢。

从善妃子无可奈何，只好自己回去。从此，整天眼泪不干，没有多久，便忧愤而死，国人无不哀怜。

李煜慌慌张张从侧门出了南唐宫，微服走在街上。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，随从才问：

“国主，我们这是上哪里去？”

这一问倒把李煜问住了。出宫时，只是为了避开从善妃

子哭着要人，并没有明白想好要到哪里去。

听说，秦淮河畔近年妓馆越来越多，那些妓女能歌善舞，都有几分姿色。她们或者陪客饮酒行令，或者陪客人乘画舫游秦淮河。金陵的官吏、士人，很少不涉足其间的。在那众多妓馆中，有一家名翠红楼，楼里有个歌妓叫紫燕，不但颜色美，而且吹箫弹琴，唱歌吟诗，莫不高妙。官吏、士人，以至行商、高僧，都被她迷惑了，以能与她结交为荣。今天微服出来，何不到那里去走走？

听说要去翠红楼，随从劝谏：“那里，国主恐怕去不得。”李煜沉下脸，南唐国里，难道还有南唐国主去不得的地方？难道它是国中之国？国中之国，便是谋反的大罪了。随从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领路前去。

这一带，金陵百姓俗称胭脂巷，多半是一些临河的木楼，女儿家的弃脂水就往秦淮河里倒。只有翠红楼体面些，红墙粉壁，绿树掩映。到了楼前，李煜暗想，翠红楼究竟以什么得名？以红墙映着翠树得名，还是以楼内客人假红倚翠得名？

随从朝楼上大大咧咧地喊：“妈妈，有贵客来了！”

楼上走出一个鸨母来，陪笑告罪说，楼上已经有客人先到，请改日来吧。随从代答，我家主人脚步金贵，慕名而来，不能空过。鸨母说，如是俗家，大家一起喝酒、听歌，倒也无妨；可惜，现在楼上的是一僧家，僧俗一起，怕有不便。李煜哈哈大笑，无妨、无妨，我最喜欢结交高僧！

鸨母见李煜一行，衣着华丽，气度不凡，一面说话，一面不住打量。心里暗暗猜测这些人的身份，是官，是商？金陵常有达官贵人慕名来翠红楼，但有所顾忌，往往不穿公服，将实际身份隐着。鸨母不敢得罪，陪着笑，将客人往楼上请。

楼上，一桌酒席已吃了一半，一个女子，十八九岁，淡妆，虽是青楼中人，却有一股脱俗的清秀之气，正在唱一首〔柳枝词〕：

风情渐老见春羞，
到处芳魂感旧游；
多谢长条似相识，
强垂烟穗拂人头。

一个秃头和尚，一手端杯饮酒，一手就在几上为歌唱击节。二人神情自若，对来人全然不顾。女子唱完，鸨母才陪笑告诉：

“紫燕，又有贵客来了。”

紫燕皱起眉头，看都不看下来客，只对鸨母发话：

“今天，法师备酒，不是说过，不接待别的客人吗？”

鸨母还是陪笑：“客人说，他最喜欢结交高僧。一起听听歌，不碍事。”

许多客人，名为听歌，实际上垂涎她的色相。要她挨得紧紧地陪坐，捏着她的手让她敬酒。身在娼楼，她不得不逢场作戏，对于她私心倾慕的名流，也愿意给些温柔。人非草木，对那些痴情者，怎能全不动情？但是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对于那些胸无点墨，却假充斯文，只是以钱买笑的大多数客人，她实在厌烦。一听鸨母提到“听歌”，不觉忿忿说：

“听歌，听歌，有几个是懂歌的，又有几个是真心来听歌的？”

一个男音应声回答：“我倒是真心来听歌的。不敢说所有的歌都懂，但刚才唱的这支〔柳枝词〕，我还略知几分。”

声音很好听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，紫燕这才瞥了来客一眼，像是请教，又像是考问：

“客人能告诉我，这首〔柳枝词〕的出处吗？”

“好像出自宫廷。”

“既然出自宫廷，那一定是江南国主所作了。请问，和这首词一并流行的，江南国主的一件艳事，客人知不知道？”

紫燕那双摄人精魂的眼睛，定定望着李煜，等他回答。这个问题突如其来，当着几个随从的面怎么回答呢？李煜心里一阵慌乱：

“不，不，江南国主没有什么艳事。只听说，他把这首词写在黄罗扇上，赐给一个宫女，如此而已。送一把扇子，扇上题一首词，这是很普通的事……”

李煜的话有点结结巴巴。紫燕突然畅快地哈哈大笑：

“你一定是朝廷大臣，怕得罪了江南国主，所以极力给他隐讳。”

“不、不，我不是朝廷大臣，也不是为江南国主隐讳。”

“知道、知道，你不要多解释了。越解释，越不通。后宫宫女数千人，他为什么偏偏亲自题词，把黄罗扇送给宫人庆奴，不送别人？这难道没有私情？词里也说得明白嘛，‘风情’呀、‘感旧游’呀，还有‘似相识’、‘拂人头’呀，不都是说的男女情事么？”

“这、这……”

李煜一时答不上话来。庆奴比紫燕还小两岁吧，小鸟依人，不像她秀媚中藏着一点辣，一点野。庆奴可算是他的贴身女书童，他写字，她磨墨拂纸，朝夕相处。写字的、拂纸的，也算得耳鬓厮磨，日子一久，风情之事自然难免。事情

过后，常常暗暗悔疚，自己快四十岁的人了，她才十几岁。她却全不怪我，还是那样体贴、温柔，善伺人意。每写好一幅字、画好一幅画，她总要忘情地欣赏许久。里面有她的劳作嘛。有一次，我对她说，这些字、画是我们共同的作品。她倏地脸红了，我不过是一个拂纸磨墨的书童。没有你拂纸磨墨，我的字写不好，画也画不好。有一次，你病了，别人磨了一池墨，浓了加水，淡了又磨墨，反反覆覆折腾半天，那墨还是不好用，浓淡不合适。我不愿别人在眼前拂纸，自己一面拂纸一面写。结果，画的画、写的字糟透了，揉成一团，全扔了。听我这么说，她满意地笑了。她侍候我几年，第一次提出要求，国主，给我写幅字吧。一面说着，一面把手中的黄罗扇铺在几上。我不假思索，写下“风情渐老”那首词，词里有我对庆奴的爱恋，也有对她的歉疚。经常拿在手里摇动的罗扇，上面题了词，哪有不被人看见的？那词很快传开了。都说我送了庆奴一把黄罗扇，其实，那扇是她自己的，我不过在上面题了首词。

紫燕见李煜有点窘，便认定他不是个滑头的人，倒主动给他解围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说这事了。你既然知道这词出自宫廷，也就答对了一半。你喜欢江南国主的词吗？喜欢，这就好。不瞒你说，我也喜欢江南国主的词，我订了一个本子，专门收集他的词，你大概在朝中做官，啊，不必否认，我看得出来，而且官不会太小。江南国主的词，都是从宫闱先传到王公大臣的内室，然后传入市井，我得到它们就慢多了。你在朝中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以后得了江南国主新词，先抄一份给我，让我先睹先唱为快，好不好？好，答应这一条，我们就成为朋友了。

看，我只顾和新来的客人说话，忘了座上先来的客人了。这桌酒席还是他备的呢，来，大家认识认识。

和尚爽快地站起来，向李煜行一礼，不用紫燕介绍，我自己通报吧。我叫“酒秃”，法号元寂，完了。

你就是自号“酒秃”的高僧？早闻大名。李煜把他打量一眼，果然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。听说，他是唐末节度使、以后割据江南的高骈的族子，出自世家，博览群书，却弃家削发了，极会讲经说法，又放浪形骸，无日不醉。醉了，身后几十个小儿跟着，浩歌于途。

“金陵市上流行一首酒歌，是你唱出来的吧？”

“什么酒歌？”

“你听：

酒秃酒秃，
何荣何辱。
但见衣冠成古丘，
不见江河变陵谷。”

“你个朝中做官的，也知道这首酒歌？怪哉、怪哉！”紫燕一面做出惊讶的样子，一面拍手笑着说，“酒秃唱酒秃，正是元寂法师唱出来的。”

“早说过，我不是朝里做官的。朝里做官的，谁会这种酒歌？”

这一首酒歌将三人的感情距离更缩短了。李煜吩咐鸩母，添酒上菜，另给随从新开一桌。随从不待吩咐，从身上掏出一锭大银往桌上一摆说，只要我家主人高兴，酒资我们全付了！

鸩母见钱眼开，眼睛笑成一条缝，连忙将银子收了，下

楼办酒办菜。

风流脱俗的紫燕，此刻也睁大了眼睛，问道：

“你究竟是官，是商？”

倒是酒秃通达，睁着醉眼说：“官，怎么样？商，又怎么样？布衣、锦袍，都成古丘。饮酒，饮酒，莫管荣辱。”

紫燕说，不能喝闷酒，每人得有一节目助酒，或吟诗，或唱歌，或弹琴，都可以。没有节目的，罚酒一大盅。李煜说，谁提这个议，谁先出节目。紫燕说，好吧，我再唱一首江南国主的词：

云一绉①，
玉一梭，
澹澹衫儿薄薄罗，
轻颦双黛螺。

秋风多，
雨相和，
窗外芭蕉三两窠，
夜长人奈何！

紫燕唱的时候，和尚从身上取了一管箫，呜呜吹奏相和。紫燕嗓子甜润，虽是清唱，也是迷人的；和尚的箫回肠荡气，虽是独奏，也能入耳动心。二者相和，就更加摄人心魄。宫廷之内，国主高坐御座之上，御座之下，唱的人、奏的人都知道国主的作品，分外卖力。这种情景，他见得太多，也习以为常。但久而久之，他便不大为之动情了。有时甚至怀疑，歌女、乐工表达的究竟是作品的魅力，还是国主的威力？今天，情况完全不同，市井青楼，平等身份。他们对词的喜爱，

完全出于真心，此时此地，听着歌唱吹奏，就使他格外感动。

一曲终了，余音萦耳，他还在回味，紫燕已在催促，客人，该你的节目了。我的节目？和尚还没出节目呢，他先出吧。和尚挥着箫说，我刚才不是吹了一曲吗，我的节目完了，下面该后来客人出节目了。吹箫伴奏，能算单独节目吗？怎么不算？紫燕再唱一曲，你吹箫伴奏也算。说着，和尚把箫递了过去。李煜却不敢接。要是在宫里，手边有周后那张烧槽琵琶，还可以勉强弹奏一曲；吹箫，的确不拿手。只好说：

“这样吧，我给你们表演一个‘撮襟题壁’，如何？”

“题壁就题壁，撮襟什么意思？倒是没听过、没见过的新玩艺。好吧，你试试，演来看看，有意味，没话说；胡弄人，可不行，到时候还要罚一大盅。”

楼里伙计拿了笔墨来，紫燕亲自磨研，看看墨浓，李煜藉着八分酒意，站了起来，撩起袍襟，蘸了墨，便去壁上写字。紫燕连忙提醒：

“这里有笔！”

李煜说：“用笔，就不叫撮襟书了。”

李煜将袍襟捏成一撮，蘸得墨浓，乘醉在壁上大书：

“浅斟低唱、假红倚翠大师，鸳鸯寺主，传风流教法。”

那笔走龙蛇的书法，那放荡不羁的词句，把紫燕和和尚都惊呆了。

紫燕走到屏帷后面，探出身来，悄悄向和尚招手。她想听和尚的意见，眼前这人究竟是谁？和尚以为趁李煜转身题壁之际，紫燕招他亲热，带着几分酒意，走进帷幕，抱着紫燕就亲嘴。他本是世家子弟，从小风流惯了，当了和尚，哪里耐得住寂寞？紫燕吃吃笑着，推开和尚，急什么呀，我正

经话问你，你看那客人究竟是什么人？和尚捏着紫燕的手不放，管他是什么人，反正他是生客，我是熟人，疏不间亲，我们亲热我们的……

李煜写完，回头一看，紫燕与和尚都不见了。哪里去了？忽然听见屏帷后面传出窸窣的响声，和吃吃的呢笑声。一切明白，他会意地笑了，徐步履出房间，走下楼去。那几个随从单独一桌，颇有间隔，只顾喝酒吃菜，根本没有注意另一桌上的那些轻微动静。忽见李煜下楼，赶快扔下酒杯，跟着走出。

紫燕与和尚从屏帷后面出来，不见了另一个风流客人，也不见了他的随从，只见壁上题词墨迹未干。

“他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普通浪荡公子。不过，他明俊蕴藉，我倒很喜欢这气质。”

普通浪荡公子？我说不然。你看，他高雅得很，并不如蝇逐臭地追逐女人。你再看这题壁，笔法洒脱，极有功力，词意张大，睥睨世俗，不是大手笔，不是胸中有大的丘壑，能写得出来？那你说他是什么人？紫燕沉吟半晌说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此人大大有名，他便是我方才唱的那两首词的作者。你说，他是江南国主？和尚恍然大悟。难怪，刚才说到国主和宫女的私情，他脸红发窘；题壁词句，口气这么大。还有，这撮襟书。早听说，江南国主善书法，豪情一来，不用毛笔，卷帛就写。卷帛而书，和撮襟而书，不是一回事么？

不过，立即又连连摇头，不大可能，不大可能。一国之主，国事多艰，哪有这种闲心情、闲工夫？就算李煜是个风流天子，也不至于在市井青楼这样平易不羁。